

捐 贈

Gerry 郭安国

1998. 12. 18

(香港)·岑凯伦著

小天鹅

红唇族珍藏系列



红唇族珍藏系列



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小天鹅
(香港)岑凯伦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

独家版权 侵权必究

敬告读者及同业：

本社近期推出的港、澳、台作家所著的武侠、言情作品，已经签约获得印制发行中文简体横排本的授权。并已经有关部门鉴证。

敬请读者及同业体谅本社尊重版权的诚意；也敬告同业，请勿在本社已取得的授权期内印制发行该作品，以免引起诉讼。

责任编辑：阿 践

封面设计：明 鉴

小 天 鹅 （香港）岑凯伦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（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）

新华书店经销

东海印刷厂印刷

195 千字 787×1092 毫米 1/32 开本 9 印张

1994 年 3 月第 1 版 199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20,000 册

ISBN 7-104-00572-2/I·231 定价：6.80 元

新登（京）字第 150 号 邮政编码：100086

心灵若顾虑重重，爱苗就难于生长。

——〔英〕 莎士比亚

内 容 提 要

大学生施孟丹，在生活中像一只骄傲的小天鹅。

李察对施孟丹有爱恋之心，她却不以为然，她假爱罗拔，有意无意地利用他使李察产生妒忌。

李察在一次考试中比施孟丹考得更好，施孟丹生气了，她故意当着李察的面和罗拔约会，看电影，亲亲热热，但她自信李察仍深深地爱着她。

李察和罗拔为了施孟丹大打出手，她大骂李察不该打破罗拔的头，又痛斥罗拔不该踢断李察的腿
.....

正当她懊悔时，忽然发现李察有了新的女朋友，这次轮到她吃醋了.....

历经磨难，两人分手时才发现他们之间是一场误会，这时，李察即将飞赴澳大利亚，李察在分别时千万叮咛嘱咐施孟丹一定等着他。

毕业后，她到一家公司当上了经理秘书，伴随成功喜悦而来的是同事和经理的殷勤爱意，她处在百难中.....

施孟丹——这只骄傲的小天鹅究竟会投向哪一个爱巢，读者掩卷便知。

“今天晚上不要打电话来了，李察。”走在校园里，她吩咐他。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。

“晚上我出去。”

“明天测验还出去？不温功课？”

“爸和妈介绍一个朋友给我。”

李察问：“什么朋友？男或女？”

“男孩子。”

李察停下步来了，他一双眼睛盯着她看，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耳朵似的。

“孟丹，你说什么？”

她瞥向前方，避开他的视线。

“妈和爸说，要介绍一个男朋友给我。”孟丹再次说。

李察急起来了，他的手紧紧抓住他的书本。

“你怎么可以……”他嚷，嚷了一半，止住声音。

“你嚷什么？”她埋怨。“我是说老实话，这才告诉你。”

“你……”

“你说过，”她说，“你要我永远不向你说谎话，你说我们彼此之间，不能有秘密。”

“对的！”

“所以我才告诉你的。”她打量他，“你生气吗？”

“你怎能另外去结交男朋友……”他直率地说，“我是你的男朋友！”

“我知道，”孟丹笑起来，“那个男孩子，是妈和爸要我认识的，我又没说要找他做男朋友。”

“但……”

“爸说要我见见他，难道我不答应？”她说，“太没道理了。”

“他是什么人？”

“叫罗拔。”

他眉头深深一皱。

“俗得要命的名字。”他说。

“李察，”她无奈何地说，“你的名字也俗得要命啊！”

他闭上唇。

“做什么的？”

“刚做完学生。”

“毕业了？”

“嗯。”她点头：“是从加尼福利亚回来的。”

“噢？在外国回来。”他作了一个轻蔑状，“还是从美国回来的啦！”

“怎么？”她问：“你瞧不起？”

“大概满口洋文吧？”李察酸溜溜地说，“大概只会用刀叉吃晚餐吧！”

她笑起来了。

“你对他有成见，”他说，“见也没见过他，就认定他有缺点。”

“我可以想像这种人。”

“算了，算了。”她柔和地说，“李察，他是罗伯伯的儿子。”

“谁是罗伯伯？”

“爸的好朋友，以前同学。”孟丹告诉他，“他儿子回来，我当然要去。”

“为什么当然要去？”

“罗伯伯疼我。”

李察耸耸肩。

“哎！”她惊讶地嚷：“我何必要跟你说这一大套，不必向你解释，我今晚出去，你不必打电话来，明白吗？”

李察没有说话。

他与她继续向前走，走出学校校园。

“见过他什么样子了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。”

“不知英俊不英俊？”他喃喃地说。

她很可笑，现在看起来，李察真的像一个未成年的孩子那样。

“李察，”她很慎重地说，“听我说，嗯，我不会喜欢他的！”

“你还未见到他，怎么知道不喜欢？”他立即反问。

无奈地，她摊摊手。

“人人都知道……我跟你在一起，”她说，“学校内所有的人都知道。”

“唔。”他把手插在袋里，“嗯”了一声。

接着，他又仿佛在沉思一些什么。

“有什么反对的？”她提出意见。

“我要问你一句话。”

“……”

“我有权利阻止你去见那个男孩子吗？”忽然，他问得有点

异想天开。

“不——”她答，“任何人都不能阻止我去见他，我已经答应了妈去的。”

“好吧！”他点点头。

走到路边，他们一起走到“巴士”站去等车。

“明天学校见。”她跟他说。

“不要我送你回去？”

“明天测验，”她吩咐着：“早点回去温习，何必送我回家，又搭另一班车回去？”

“巴士”远远驶来。

“我上车了！”她嚷。

他点点头，孟丹向前一挤，用尽力气挤到门边。

她跨上车，在车里向李察挥挥手。

李察立在路边，望着车子远去。

她远远望见他立在路边的身形，他是一个强壮的，有活力的男学生。

还是一个超卓的运动员。

她如此爱他，不过，他不知道。

“傻瓜，”她想：我怎么可能爱上别人呢？他早在我心上占了位置。

她相信李察也爱她，对于她，爱情就是一件如此简易、美满的事情……

她的爱情，她知道，绝不会有任何的变化。

* * *

罗伯伯和罗伯母的汽车来接孟丹他们出去，罗伯伯的车子是有司机驾驶的，他们车子后又有一架白色的新车子。

罗伯伯和罗伯母下车敷衍了一下，叫孟丹父亲和母亲坐上他们的车子去。

那架白色新车子原来是罗拔的。

“孟丹，”罗伯伯微笑说，“这就是罗拔了，坐到他的车子里去吧！”

她含笑点头，坐进罗拔的车子。

罗拔的车子还是全新的，坐进去，里面的座椅有一阵阵皮革的香味。

罗拔穿了一身白帆布的西装，十分新颖的款式。

这身衣服大概是想配他汽车颜色。

车子开了。

罗伯伯他们的车子驶在前面，孟丹可看见父母正在车内跟他们滔滔不绝。

罗拔开车子跟在他们的车子后。

司机将前面的车子驶得十分慢，罗拔不得不把他的车子驶得十分慢。

“这儿马路不熟，”他歉意地回头向孟丹笑笑，“只好跟着他们。”

他笑的时候，露出了很整齐很美观的牙齿。

她喜欢男孩子有很好的牙齿。

“你不认识马路，”她奇怪地问，“那又怎么能开车子？”

“我有国际驾驶执照。”

“车子是你爸新买给 你的？”

“是的！”他点头，“不太满意，不过，算了。”

她觉得这车子很好，不过她不懂车子这门，许多女孩子对这些一窍不通。

“你会开车吗？”他问。

“没有学，”她回答，“我住在学校内。”

“在美国，念书的学生都有驾驶执照，都会开车。”

“这儿不是美国，”她立即回答，“在这儿，我们只坐巴士上学放学。”

“我已毕业了。”

“在美国念什么学校？”

“UCLA。”

“噢，那是大学。”她惊讶地说。

“是啊！”他点头。

“你回来打算帮你父亲工作？”

“我打算自己工作，”他说，“但是爸和妈叫我回来是想替他们工作。”

“你应该替父亲工作。”

“不！我不就该替父亲工作。”他回答，“我有我自己的兴趣，我要做的，跟我父亲要我做的可能完全不同！”

她打量他。

一张略嫌瘦削的脸，不过，他这个人倒似乎是有点主张的，不像一般庸俗的富家子一般。

车子停下来。

跳出车子，是一家夜总会。

走进夜总会，罗伯伯笑着说：“这地方不是我们应该来的，不过罗拔喜欢这样的地方，年纪轻的，应该享乐享乐。”

坐下之后，他们安排孟丹坐在罗拔的身边。

大人们不知道在说些什么，只有她与他坐在一起的时候，起初场面有点尴尬，后来音乐起了，罗拔伸手向她邀舞。

“跳舞，跳舞啊！”罗伯母叫，“跳给我们看。”

于是，她只好站起来。在舞池中扭动，她发现她的舞艺怎么也比不上他。

不知道他的舞艺从什么地方学来的，他的一动一扭完全充满灵活的美感。

他们边跳，罗伯伯与太太在一面欣赏，他们都咧着嘴，显得快乐而兴奋。

她忽然有一种感觉，她觉得爸与妈跟罗伯伯夫妇，故意要拉拢他们似的。

这是不可能的，她想。

她与李察在一起，是不可能有人能分开他们的。

但是，她也不反对爸与妈有这样的念头，他们是老的一辈。

有时候，他们的思想是很可笑的。

“我可以约你出去吗？”在舞池中，他边跳边问。

“约我出去？”她问，“譬如……”

“譬如——”他接着说，“两个人高高兴兴跳舞，没有其他人注视着。”

“嗯。”她笑了。

“能吗？”

“——看情形。”

“好！”他很爽直地说，“我试试约你，打电话给你，看情形怎样。”

她笑笑，没有说什么。

她知道，当他约她的时候她是绝对不会赴约的——不！绝不会单独赴约。

她是属于李察的，她不介意到这儿来跟他见面，但是，跟他单独约会出去，她是不会答应的。

热烈的音乐完毕，舞池灯色一转。

由鲜红的色彩，变成黯蓝了。

音乐由剧烈变成缓慢，并且，是如此地抒情。

他伸手，把他的手挽在她的腰背上，他向她接近了。

她倒退一步。

“不——”她低叫。

“怎么？”

“不要跳慢的舞。”她立即跟他说，“我们回座去吧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他问，“慢的舞蹈不好吗？”

“不要。”

她回座去。

她的父母大吃甜品了，罗拔回座，罗伯伯问：“为什么不跳了？”

“孟丹不喜欢跳慢的。”罗拔回答。

罗伯伯笑了。罗伯伯一直疼爱孟丹，现在，当他的儿子回来之后，他一望孟丹，就笑得眯上眼。

“来，来！”他伸手疼爱地跟孟丹说：“吃甜品！吃甜品！”

转过头，孟丹忽然看见罗拔注视着她，牢牢地。

* * *

这一顿饭，吃了好久。

两家的父母说着说着，好象永远没完似的。

结果是孟丹开口，告诉他们明天必须测验，就这样，宴会才散。

又坐进罗拔的车子，罗拔这时候变得健谈起来了。

“为什么你的名字叫做施孟丹？”他边开车边问。

“为什么你叫罗拔？”她反问。

“罗拔是英文名字。”他耸耸肩，“反正我姓罗，中英名都能用。”

“我叫孟丹，就叫孟丹，”她回答，“你要问原因，去问妈和爸。”

“好像法文名字。”

“不！完全是中文。”

“告诉我，”他又问，“为什么你不喜欢跳慢舞？”

她笑起来了，“真奇怪，难道这一件事情！你必须查根问底吗？”

“我就不明白——”蓦地他问：“对了，不想男孩子把手搭在你背上？”

“也许吧！”

“头脑古老？还是有其他原因？”

“不是头脑古老。”

“有其他原因。”他说。

于是她点点头。

孟丹感到这个人直率，所以，她不打算瞒他什么。

“心有所属？”他用四个字问她。

“对！”她用四个字回答，“心有所属。”

“哦！”他十分诧异地问：“你的心属于谁？”

“一个同学。”她说，“一个与我一起念书的同学。”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李察。”

他边驾驶边问：“你妈知道？”

“我妈知道他是我的男朋友，”她坦率地说，“其他的，不知道。”

“你指——你妈不知道你爱他？”

“我没有说我爱他。”

“嗯，”他耸耸肩，“很聪明。”

不久，车子到了门口。

爸和妈在前面下了车，罗拔的车子停在他们车子的后面。

“今天第一次见到你，”他说，“是我的荣幸。”

“也是我的荣幸。”她也客套地说。

“但是，”他压低声音，“我不太欣赏，我不大欣赏跟他们出去。”

他边说边用眼睛瞥长辈们一眼。

“再见！”她推开车门，“我……要回家去温习功课了。”

“等一等！”他叫住她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要告诉你，”他神色变得很认真，说，“你是个很美丽的女孩子。”

她把车门打开，回过头来。

“这样说，”她说，“你不觉得自己太庸俗了一点吗？”

他咧嘴笑了，他很整齐的牙齿又呈现出来。

“有时，人变得庸俗一点比较好。”他告诉她。

“再见！”

“我能再约你？”他显得很紧张。——“试试看。”她再次说。

她跳跃着奔到前面车子去，俯低头从车窗外向罗伯伯罗伯母说“再见！”

罗拔坐在车内，不断地望着她。

孟丹跟着母亲进屋，不再看车子内的罗拔一眼。

进了屋母亲才把外套脱下，就说：“罗拔长得这样高，真想不到。”

父亲舒口气说：“长得很英俊，毕业时成绩十分的优异哩！”

孟丹不说什么，看看钟。

也不太晚，她走到电话边去。

“孟丹！”母亲问，“你说说看，你觉得罗拔怎样？”

她正拿起电话，点了点头。

“好！”她说。

说着，她拨了电话。

“你说什么地方？”母亲又问。

“什么都好。”她拨好了电话，把听筒放在耳朵边。

“这么晚了，”父亲开始嚷，“你还打电话给什么人啊？”

“同学。”

“——李察？”母亲睁大眼，“你发疯了！要把人家的家人吵醒吗？”

“不！”孟丹很确实地说：“他还没有睡觉哩！我知道，他在温功课，明天测验！”

“别不听话！”母亲叫嚷，“快一点，把电话放下！”

就在这时，“格”的一响，对方有人接听电话了。

“喂？”孟丹叫：“李察！”

母亲叹了口气，摇摇头。

“你回来了？”李察在对方问。

“才进门口。”

“怎么样？”他有点不放心地问。

“什么怎么样?”

“那个男孩子!”

“罗拔?”孟丹笑了笑,望望母亲,“不错啊!又高又大,爸说他毕业考试时,成绩优异。”

父亲看向母亲,互视一眼,无奈地向女儿摇摇头。

“听起来你很喜欢他。”他说。

“嗯?”她用一种承认,又不承认的语调回答。。

“真糟!”

“怎么?”

“我整晚祈祷,希望你见到那个男孩子之后,发现并不喜欢他。”他说,“看来,我的祈祷白费了!”

“他这个人并不讨厌啊!”她老实地说,“那么,我怎能讨厌他,我还跟他跳舞哩!”

“你是故意令我妒忌吧?”他问。

“不……”

“你让他抱着你!”

“没有,没有跳慢的。”她声明。

孟丹父母互视一眼,摇摇头走开。

现在,只留下她与他。她压低声音,十分柔和地问他:

“你在做什么?”

“温课。”

“我现在才坐下,”她说:“我现在才能开始温课哩!”

“快专心温书,”他说:“不准再想那个叫罗拔的!不准三心二意!”

孟丹咬咬唇角,不置信地问:“李察,你不相信我真的会喜欢他吧?”

他默然一会。

“喂！”她心急地。

“不！”他终于回答。

“你很自信。”

“对！”他对她说，“我很自信。假如，我不自信的话，我是不会让你去认识那家伙的。”

“喂！你别这样粗鲁！”她提醒他，“他是我父母好朋友的儿子！怎么称他家伙？”

“他还约我再出去。”

“不！”骤地，他大声嚷。

“你有什么权管我？”她促狭地说。

“现在跟我讲权利了？”

她咕咕笑起来。

“好好温书吧！”她说，“我跟你比，看谁的测验成绩高！”

“好！”他在话筒低声说，“明天在学校见！”

“明天见！”她甜蜜地一笑，把电话挂上了。

走到睡房，原来母亲在替她整理好床上的被褥，好让她上床。

“我还要温书哩——”她向妈说。

“今天，本来不应该叫你出去，”母亲说，“不过，罗伯伯叫了好几次了，要你见见罗拔，所以，不好意思再推。你只好熬一会夜了。”

“不要紧。”

“孟丹，”母亲想了想，她跟着说：“罗伯伯，罗伯母非常疼你的。”

“哦！”